

# 大學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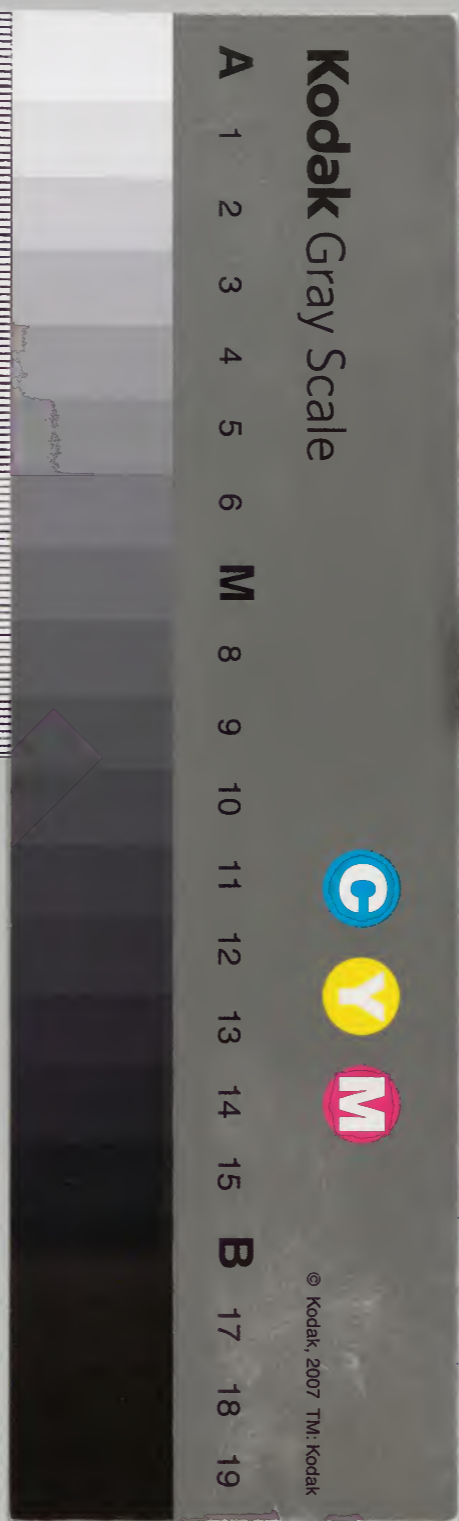
十三之七



			九	漢
			四	書
			二	門
			二	
			一	
			三	
			一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	九						漢
五	四						書
八	一						
函	〇						
二	三						
架	冊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9422				
冊	數	10	( 4 )				
函	號	298	289				





大學衍義卷之十三

宋 學士

真

德秀 彙輯 文庫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異端學術之差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專治也。如攻金。攻木之攻。

臣按異端之名始見於此。謂其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學。君子常盡心焉。若舍此而專治乎異端。豈不有害邪。或



正其本以勝之

疑是時異端未作。孔子所指未知為誰。臣謂老聃、聃、楊、朱、墨、翟皆與孔子同時。特以洙泗之教方明。故其說未得肆耳。孔子之言必有為而發。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是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

閑先聖之道

閑者防衛之意

距楊墨

距猶禦也

放淫辭

放驅而遠之也邪

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臣按：孔子既沒，異端遂作。至孟子時盛矣，以司

馬遷所記，自鄒衍、淳于髡、田駢之徒，各著書言

孔子不閑而異端之說不敢肆此聖賢之



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者不可勝數。若申不害商鞅輩其害尤甚焉。而孟子所深距者惟楊墨二氏何哉。程頤嘗論之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陋而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夫爲我之疑於義何也。義者任理而無情。楊朱自一身之外。截然弗卹。故其迹似乎義。兼愛之疑於仁何也。仁者尚恩而主愛。墨翟於親疎之間。無何不愛。故其迹似乎仁。殊不知天下之理本一而分則殊。故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心

無不溥而其施有序。心無不溥則非爲我矣。其施有序則非兼愛矣。楊朱專於爲我則昧乎理之一。墨翟一於兼愛則昧乎分之殊。若是而曰仁義乃所以賊乎仁義也。夫事君則致其身。楊朱但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故無君立愛必自親始。墨翟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大抵正道異端相爲消長。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明。則姦言邪說得以誣罔民聽。塞絕正理。正理絕滅。不惟禽獸食人。人亦將相食。此



孟子之所以懼而不容不辯也。閑者防閑之義。距楊墨。放淫辭。闢邪說者。即所以閑先聖之道也。天下之治亂。其源實出於人心。邪說一溺於其心。則發於心而害於事。發於事而害於政。蓋必然之勢也。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一念差則一事壞。一目隳則大綱亦從而隳。此邪說所以不可不闢。人心所以不可不正也。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孟子之心。亦三聖之心也。言既終。復謂能言距楊墨者。即聖

人之徒。蓋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扶正道為心。庶幾生人之類。不淪胥於禽獸。此孟子之功。所以不在禹下也。

漢武帝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春秋公羊傳。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

統也。仲舒蓋借此而言。以明天下道術當統於一。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復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臣按此武帝卽位之初也。是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而質之本傳則仲舒實發之。申商韓非皆爲刑名之學。而秦與儀則爲縱橫之學者也。鞅之相秦廢井田而開阡陌。以術欺鄰國而襲破其師。刀鋸斧鉞之刑橫加無罪。臨渭論囚。水爲之赤。其慘覈少恩可知矣。申韓之術大抵類是。而儀秦以辯舌押闔時君。而傾亂人國。此五人者皆生民之蠹。而正道之賊也。以其所挾。往往徼一時富貴。故後來之士企而慕之。漢初

游說之士。若蒯通朱建輩。大抵踵儀秦故轍。而儒者如賈誼鼂錯亦皆明申韓先王之道。闇鬱不明。雖通達之士不免沒溺於異學。當是時也。不有仲舒昌言排之道術。何自而一乎。故先儒推論其功。以爲不在孟子下。詎不信然。惜武帝雖略行其言。終不能寘諸丞弼之地。使綱紀世教而嚴助朱買臣輩以縱橫進。張湯杜周之徒以刑名用。晚年巫蠱之禍。父子不能相保。則一江充實爲之。其人蓋兼刀筆口舌之能者也。吁。有天下者可不深監乎此。

大學後集 卷十三 異端學術之差 五



司馬遷曰

武帝時人作史記

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

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

臣按百家之學惟老氏所該者衆今撫其易知者言之曰慈曰儉曰不敢為天下先曰無為民自化好靜民自正無事民自富無欲民自樸無情民自清此近理之言也曹參以之相漢收寧壹之效文帝以之治漢成富庶之功雖君子有取焉曰玄牝之門為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養生之言而為方士者祖焉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此陰謀之言也

范蠡用之以取吳張良本之以滅項而言兵者尚焉曰大道廢有仁義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此矯弊之言而放蕩者宗之至其以事物為粗迹以空虛為妙用蒙莊氏因之莊周也以荒唐繆悠之辭譁於世而清談者倣之自其近理者言之固在所可取然皆吾聖人之所有也下乎此則一偏一曲之學其弊有不勝言者養生之說則神僊方藥之所自出也陰謀之術則申商韓非之所本也放蕩之害至劉伶阮籍



而甚。皆晉人清談之禍至王弼何晏而極。弼魏人。晏晉人。

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雖老莊之學。初未至此。然本源一差。其流必有甚焉。以是言之。曷若由堯舜周孔之道。為無弊哉。或謂自漢以來。有黃老之稱。黃帝亦聖人也。其道與老子均乎。曰。此猶醫師之宗神農。巫步之祖大禹。非其傳之正也。或又謂文帝用黃老。而天下安。武帝用儒術。而海內耗。則儒術果不逮黃老矣。曰。非也。清靜慈儉。老氏之所長。而文帝用之。故其效如此。然亦富之而未及教也。使其用孔子之道。則其

成功豈止是哉。若武帝之於儒術。特崇其名而已。而所以斲耗生民者。則神僊刑名兵家之罪。儒術何與焉。臣不得以不辯。

漢郊祀志。自齊威宣。威王宣王燕昭王。使人入海求蓬萊

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秦始皇至海上。方士爭言之。始皇如恐不及。使人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幾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

大學後義 卷十三 九 異端學術之差



到沙丘崩

漢武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善為巧發奇中。言上祠竈皆可致物。物謂鬼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迺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而事化丹砂諸藥為黃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使人受其方。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言神事矣。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拜為文成將軍。以客禮禮之。文成言上即欲

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不至。迺作畫雲氣車。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迺為帛書以飯牛。陽不知。言此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

手迹。

謂所書事迹

於是誅文成。隱之。其後又作栢梁銅柱。

承露僊人掌之。屬樂大者。故與文成同師。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多方略。敢為大言。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迺拜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以衛長公主妻之。大見寵。數月。貴震天下。而海上燕



齊之間莫不搯擊

搯與扼同擊與腕同

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齊人公孫卿又言黃帝鑄鼎荆山成有龍垂胡髯下

迎黃帝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於是天子曰嗟乎誠

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五利不敢入海而

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讎

不讎無驗也

上迺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

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視迹

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

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

歲乃可致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館名山神祠所

以望幸矣後上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

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

數千人求蓬萊神人還至奉高

太山邑名

封泰山無風雨

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

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

數公孫卿言僊人可見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為館如緱氏城

依其制度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且僊人

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飛廉桂館

二館名

甘泉作益

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迺作通天臺置

祠具其下將招來神僊之屬後五年一祠泰山十二



歲徧於五嶽四瀆。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萊者終無  
 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羈縻不絕。幾遇  
 其真。幾與冀同大始四年。上耕於鉅鹿。還幸泰山。脩封禪。  
 祀明見羣臣。乃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勞  
 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眾。而無顯功。請皆罷斥  
 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  
 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  
 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言服藥則  
有誤處

臣按神僊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

驗矣。而秦皇帝復求之。秦皇帝求之不驗矣。而  
 漢孝武復求之。以孝武之高明英傑。而長生不  
 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所愚惑。猶玩嬰兒  
 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晚更巫蠱之變。壯心摧  
 落。悔志始萌。乃知平日所為。無非狂悖。而以方  
 士為妖妄。盡斥罷之。是時年幾七十矣。海內已  
 虛耗矣。乃始自咎其非。不亦晚乎。然迷而能復。  
 猶賢於始皇之終不悟云。

**成**武帝末年。頗好鬼神。上書言方術者。皆得待詔。谷永  
 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

原本之言



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臣按谷永此疏。足以盡方士欺詭之情矣。使武帝時有為斯言者。或可以開帝意之惑乎。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

大。萬物之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且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則有始。有殺則有生者。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僊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而不死。有是理乎。善乎楊雄之說也。或問人言僊者有諸。曰。吾聞宓犧神農。沒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  
主畢。畢地名。文王所葬。孔子魯城之北。孔子獨子愛其



死乎。非人之所及也。合永與雄之說。則知長生之為虛誕也明矣。而後來者猶甘心而不悟。哀哉。

漢光武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議郎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圖書謂讖緯符命之類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帝不悅。其後有詔會議靈臺。所處。帝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嘿然良久曰。臣

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良久乃解。

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符者。圖識之名伏赤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

定郊祀。終以之斷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讖緯者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衰季之間。蓋得之矣。新莽之居攝也。假稱符命以惑眾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



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謬妄為甚。後之為正義者復祖焉。故

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

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初明帝**顯宗也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

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書大抵以虛無為宗。貴慈悲不殺。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修鍊精神。以至為佛。善為宏闊勝大之言。以勸誘愚俗。精於其道者。號曰沙門。於是中國始傳其術。圖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最先好之。

臣按此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清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其雖好之。然不過潔齋修祀而已。其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



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寢盛。而五胡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為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魏正始中尚書何晏好老莊書。與夏侯玄荀粲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慕效。遂成風流。不可復制。正始。魏主是時司馬懿專國。晏蓋曹爽之黨。

景元中。常道鄉公年號中散大夫嵇康好言老莊。與阮籍籍

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居喪飲酒。無異平日。當時士大夫爭慕效之。謂之放達。未幾魏禪

於晉

晉武帝太康中。王戎為司徒。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

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朝野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澄及阮咸。謝鯤。畢卓等。皆以任放為達。醉狂裸體。不以為非。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

置國事於度外皆清談遺禍也



以崇有救之則無者愈熾

存者也。術等愛重之。由是士大夫皆尚浮誕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然習俗已成亦不能救。未幾

惠帝立。晉室大亂。劉聰石勒遂據中原。

元帝渡江初。王導為政。陳頹遺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覆者。正以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今宜改張。然後中興可冀。導不能從。

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浩與褚裒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孝武帝時。豫章太守范甯嘗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淪仁

王何只是不盡職業。即著書亦然。故曰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也。

梁簡文帝為太子時。講老子於華林園。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清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其為戎乎。未幾侯景作亂。武帝餓殂。簡文弑殞。

臣按清談之弊。起於曹魏。而終於蕭梁。其始蓋宗老莊氏。其末則有欲為老莊氏之役而不可



得者。彼徒見老氏謂有生於無也。故何晏王弼之徒。設爲玄虛之論。視事物之有形者。皆爲芻狗。是非成壞。一不足介意。於是臣不必忠。子不必孝。禮法不必事。威儀不必脩。惟空曠無心。不爲事物染着者。乃爲知道。固非先王之教之所許。而於老氏本指亦莫之究焉。蓋老氏謂天下之物。生於有。而有生於無。非始無而今有也。何晏輩乃悉歸之於無。是豈老氏本指邪。自吾儒言之。形而上者理也。形而下者物也。有是理故有是物。有是物則具是理。二者未嘗相離也。方

其未有物也。若可謂無矣。而理已具焉。其得謂之無邪。老氏之論。旣失之。而爲清談者又失之。尤者也。若吾儒之道。則不然。天之生物。無一之非實理之在。人亦無一之非實。故立心以實意爲主。脩身以實踐爲貴。講學以實見爲是。行事以實用爲功。此堯舜周孔相傳之正法也。自何晏戎衍以至殷浩。雖皆高談空妙。然於世之名寵權利。未嘗不深留其情。晏圖台鼎。戎執牙籌。衍營三窟。浩達空函。卑猥貪吝。更甚庸俗。不知晏輩其以名寵權利爲有邪。爲無邪。夫旣酷嗜

此二語方  
悉情狀



而深求之。是必以為有矣。夫何世間萬有一切皆無。獨此乃真有邪。其視老氏之無為無欲。超然萬物之表。莊生於千金之聘。三公之位。若澆焉者。果何如耶。此所謂欲為老莊之役而不可得者也。其始以之自利其身。其終以之貽害於國。故桓溫以為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夷甫。衍字。而陶弘景之詩有曰。平叔任散誕。晏字。夷甫坐談空。不悟昭陽殿。化作單于官。而何敬容亦有江南為戎之歎。蓋自晉及梁。其亂亡如出一轍。皆學老莊氏而失之罪。

推原其本。是亦老莊之罪也。然則有天下者。懲魏晉蕭梁之禍。其可不以堯舜周孔之道為師哉。

後魏世祖時。道士寇謙之。自言嘗遇老子。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又遇神人李君。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手筆也。謙之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事之。崔浩。魏大臣也。上書證明其事。曰。聖主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神人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魏主遂信之。顯揚新法。宣布



天下

寇謙之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以上接天危哉太子神。崔浩勸魏主從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

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民力。將安用之。必不得已。請因東山萬仞之高。庶為功差易。魏主不從。未幾。崔浩以事坐誅。魏主。燾亦為其臣所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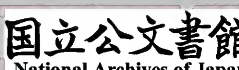
臣按。魏燾夷狄之君。其為異教所惑。不足責也。總是固位崔浩名為研精經術。不喜老佛。而乃怵於一道士之言。以讒妄為可信。是又出於老佛之下矣。先儒胡寅嘗論之曰。浩言河圖洛書。寄言於鳥

獸之文。夫圖書之顯。乃天地之理。自然發見。如垂象然。非有寄言者也。又言神人接對。手書粲然。辭旨深妙。此又理之所必無者也。神無聲色。貌象。曷為其能書邪。至於信謙之之說。作宮以上接天神。尤為愚誕。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日月星辰之繫乎天。非若草木山川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機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一麗乎形。能不壞乎。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謂造化之迹。盈虛消息。而不可測。



也。或者惑於荒幻之言。乃謂或聆其音者。或觀其儀觀。或受其詔告符契。寧有是哉。臣謂胡寅之論善矣。然則人主之事天。果何道乎。謂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又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夫無貳者。一也。主一者敬。而能一者誠也。湯之所以事天。曰翼。翼小心爾。夫豈求之外哉。人主知此。則土木不必崇。儀物不必侈。懍然自持。常若對越。則不待聆音旨。覩儀觀。受符契。而游衍出王。無非與神明周旋者矣。

梁武帝中大通元年九月。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靜大捨。羣臣以錢一億萬。所白三寶。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乃還內。上自天監中。用釋氏法。長齋斷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多造塔。公私費損。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上幸同泰寺遂停寺省講三  
慧經夏四月丙戌解講是夜同泰寺浮圖災上曰此  
魔也宜廣為法事乃下詔曰道高魔盛行善障生當  
窮茲土木倍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  
亂而止明年侯景舉河南來歸又明年景反陷臺城上以餓殍

臣按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  
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為佛之厮役  
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版民膏血以資  
塔廟又可謂尊奉之極矣以蔬茹麩食而易宗  
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為人

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  
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僊而  
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  
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  
縱求而得之戎夷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  
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况不可求邪漢武  
貪僊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  
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  
豈非厭塵囂而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  
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為真學佛



者。釋迦者。迦維國王之嫡嗣。舍王位而入山學佛。而帝也。既以篡弒取

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

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

豈真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

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

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

之氓。性命豈鳥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

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眾。而魚鼈之

會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也。且國

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

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始舍父而奔敵

國。終引賊以覆宗祏。武帝未生太子統時。養臨

生。正德還本封西豐侯。意快快。遂奔魏。已而逃歸。復其封爵。後進王臨賀。侯景反。正德首以內

應導之以犯關。又與景約。克城之日。若綸若繹。母得全兩宮。兩宮謂帝及太子綱也。若綸若繹

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

投袂之意。邵陵王綸督諸軍討侯景。不力戰。湘

城。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武陵

與繹相攻。繹殺紀。又攻河東王譽於湘州。攻岳

陽王譽於襄陽。譽皆湘東之姪也。其後譽引

魏兵殺繹於江陵。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

天倫為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



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為師。而不雜於方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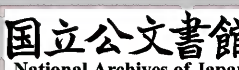
唐代宗始未甚重佛。宰相**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上嘗問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百餘人。有寇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良田美利。多歸僧

與二不足  
長何異

此僧田之  
所以多也

寺。載等侍上。多談佛事。政刑日紊矣。

臣按代宗以報應為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悚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強於修德。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為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慚德焉。繼世之君。克已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





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為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於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之禍。由太宗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且誣。固不甚哉。方

精覈之言

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為大閹魚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既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移爪牙之功。歸髡髮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

我朝舉兵南伐。孱生李煜。亦祖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

唐憲宗與宰相語及神僊。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僊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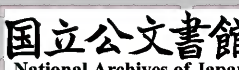


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時元和五六年間。

元和十三年。以山人柳泌為台州刺史。上好神僊。詔天下求方士。皇甫鎛薦泌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藥。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命泌。諫官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憂焉。由是羣臣莫敢言。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等保護之。上復使待

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餌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為江陵令。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自危。十五年正月暴崩。人謂內侍陳弘志弒逆。

臣按李藩之對裴潏之諫。皆忠言至論也。憲宗不一之察。而卒服金丹以殞其身。自古人主為藥所誤者多矣。臣獨舉憲宗者。英主也。敬宗昏童。無足譏者。武宣皆英主。亦復為之。覆轍相尋。





而不知鑒。母乃惑之甚。蔽之甚乎。

元和十四年。迎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如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諫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

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禍本。上大怒。將加極刑。宰相裴度崔羣言愈雖狂。發於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陽刺史。

真宰相之言危而持顛而扶

臣按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之諫。歷陳



古先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天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暮年。而其效乃爾。福報果安在邪。臣故併著之。以爲人主溺意僊佛者之戒。

愈又嘗著原道篇。略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又曰。古之爲民者四。士農

工賈今之爲民者六。四民之外。又有釋老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

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又曰。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又曰。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爲夷也。又曰。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



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臣按韓愈之書。深排釋老。可謂有功於衛道者。

二語道盡  
古今著書  
之弊

故剝其略著於篇。然愈所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至於孟子沒而不得其傳者。亦言其槩。而所以相傳者。則未之詳也。然則所以相傳者。果何道邪。曰。堯舜禹湯之中。孔子顏子之仁。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之誠。孟子之仁義。此所謂相傳之道也。知吾聖賢相傳之正。則彼異端之失。可不辯而明矣。然此數者之中。曰中。曰仁。曰誠。皆道之全體。是三者果一乎。果二乎。臣嘗論之。中也者。以其天理之正。而無所偏倚也。仁也者。以其天理之公。而不蔽於私欲也。誠也者。以其天



理之實而不雜以偽妄也。雖所從言者不同。而其道則一而已爾。虞書言中而不及仁。論語言仁而不及誠。夫豈偏於一哉。中則無不仁。仁則無不誠矣。彼高而溺於空虛。卑而陷於功利者。焉有所謂中。慘覈刻薄者。焉有所謂仁。欺詭譎誕者。焉有所謂誠。以此揆彼。所謂夷夏之分。霄壤之隔也。人主於二者之辯。其可不明也哉。  
以上論異端學術之差

大學衍義卷之十三

大學衍義卷之十四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王道霸術之異

齊宣王齊國名。宣謚也。諸侯僭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齊桓公名。春秋時霸者。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無以則王乎。王。謂行王者之道也。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禦。止也。



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齮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牛恐懼之貌。若無罪而就死地。曰。然則廢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愛。愛財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實有。如百姓所譏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觶觶。新鍾成。殺牲以血塗其卻。曰釁。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羊小小易大。牛大彼惡知之。惡。音汗。言民豈知王意。王若隱

其無罪而就死地。隱。痛也。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王說曰。說。喜也。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小雅之篇也。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戚戚。心動貌。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三十斤為一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豪。至秋而銳。而不見輿薪。以車載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  
 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  
 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音旺不為也。非  
 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老  
 我之父兄。吾幼我之子弟。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  
 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  
 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  
 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  
 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

疾其君者。疾惡也皆欲赴愬於王。愬與訴同其若是孰能禦  
 之。

臣按五霸桓文為盛。五霸者齊桓晉文秦穆楚莊宋襄皆春秋列國之君

而霸於諸侯者也故宣王欲聞其事也。孟子直謂仲尼

之徒無道之者所以深沮宣王羨慕霸功之志  
 而欲其進於王道也。世以為王道甚高而難行。  
 孟子斷之以一言曰保民而王。保云者愛護育  
 養之意。書所謂若保赤子是也。王道不外乎保  
 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即宣王愛牛不忍殺  
 之心。知其可以保民無難也。或者見宣王以羊



易牛。謂其出於貪吝。而孟子獨曰是心足以王矣。所以警覺宣王。使知只此一心。便足以王天下。其所指示亦精切矣。而宣王猶不悟本心之所以然也。於是孟子復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是又警覺宣王。使知前日以羊易牛。是乃行仁之術。術謂法之巧者。蓋處事不可無法。雖有此心而無法以處之。則亦徒善而已。朱熹謂人與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遠庖厨者。亦以預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也。宣王聞此。乃始悅。孟子之

知其心。而亦未知王道之不外乎是也。孟子復爲一羽輿薪之譬。以明愛物之難。而仁民之易。宣王既能爲其所難。乃不能爲其所易。何哉。善乎張栻之說。曰。方其見牛而不忍者。無以蔽之。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斯言也。足以中宣王之病矣。老老幼幼而下。則告宣王以行仁之序也。聖人之視天下。莫不欲歸吾仁。而其行則自近始。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序不可紊也。敬吾父兄。慈吾子弟。所謂親親也。推之以及人。



之父兄子弟所謂仁民也。由是達之於天下。雖  
 昆蟲草木無不被其澤者。不過舉此之心加諸  
 彼而已。推恩足以保四海。此心流行。雖遠必暨  
 也。不推恩無以保妻子。此心壅遏。雖近不周也。  
 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  
 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發政施  
 仁而下。則告宣王以保民之實也。其目不過於  
 任賢使士。樂仕於朝。薄其賦斂。使農樂耕於野。  
 寬其征稅。使商賈樂藏於市。行旅樂出於塗。所  
 謂王道者。蓋如此。豈有甚高難行者哉。惜宣王

終不悟也

公孫丑

孟子弟子

問曰。夫子當路於齊。

夫子謂孟子也。當路謂為卿相行國

也。管仲

齊桓公相

晏子

名嬰。齊景公相

之功。可復許乎。孟子對曰。

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

曾參之子

曰。吾子與子路孰賢。

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

曾西蹙然。

不安貌曰。

吾先子之所畏也。

先子謂曾參也

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

曾則也

管仲得

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  
 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  
 子為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



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音旺猶反手也。

臣按齊宣王既慕桓文而公孫丑復慕管晏。蓋霸者功利之說深入人心。爲日已久。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孟子引曾西之言以折之。蓋子路雖不及有爲。而其所學固聖賢之大學也。若管仲之已試。則桓公專任之四十餘年。其所成就。不過國富兵彊而已。此孔氏之門所羞稱者。故雖曾西不屑爲之。况孟子以承三聖自任。其肯與之匹乎。先儒楊時有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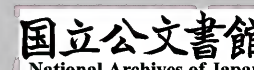
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爾。斯言盡之。使孟子當路於齊。則必行王者之道。其以齊王信猶反掌之易也。或謂晏子於齊固無功烈之足言。若管仲者。孔子蓋嘗以如其仁稱之。孟子學於孔子者也。何其言之異邪。曰孔子之稱稱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譏譏其舍王道而用霸術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雖稱其功。而器小



之譏不知禮之譏固未嘗略况世變日下使孟子而不復議其舍王用霸之罪則人將靡然趨於霸矣波流滔滔孰從而返之邪以此坊民商鞅申不害之流猶以詐力疆國而甘處於霸之下者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按先儒謂自古之論王霸者多矣未有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也蓋王霸之辨曰德與力而已力者國富兵彊之謂初無心於為仁而借其名以集事也德者躬行心得之謂其仁素具於中而推之以及物也霸者以力故必大國乃能為之王者以德不以力何待於大乎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此天理人欲之分而王霸之所以異也夫孔子以匹夫不得位而七十子終身從之是孰使之然哉所謂心悅而誠服





正心誠意  
之學止為  
此寫下疑

也王者之服人亦猶是也。以春秋攷之。齊桓之  
 伐衛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  
 使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二其省難  
 十八年。齊侯伐衛。戰敗衛師。取賂而還。  
 於魯。若邠鄰也。而心則在於覘國。閔元年。齊仲  
 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仲孫曰。不可。先儒譏  
 其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就  
 其名義之最正者。如救邢封衛之舉。閔元年。齊  
 二年。城首止。葵丘之盟。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  
 楚丘。諸侯會盟。然其心則欲仗義以服諸侯而成已  
 于葵丘。之霸。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則  
 滅譚。莊十年。滅遂。降鄆。三十年。鄆遷陽。  
紀附庸也。

國名。齊人。是皆以力服之也。然遂既滅矣。而亡  
 偏而遷之。國遺民猶能殲其師。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  
 領氏。工婁氏。須遂氏。則人不心服。可知矣。至於  
 饗齊成。醉而殺之。大國則於楚也。雖仗諸侯之眾。執王祭之名。能  
 使其受盟於召陵。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  
 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傳稱其責楚之詞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  
 曾未數年。伐吾與國。  
 之黃。又從而滅之。齊卒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  
 國之徐。齊雖救之。終莫止其敗也。十一年。楚人  
 楚滅黃。十五年。楚人伐徐。諸  
 侯救徐。楚人敗徐於婁林。  
 其於晉也。未嘗能

王道霸術之異



使之一與會盟。蓋嘗取虢與虞矣。不聞其以滅同姓問之也。僖五年又嘗殺太子申生矣。不聞其以易嫡子正之也。僖五年葵丘之盟。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僖九年蓋其力之所至。則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迨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僖十三年諸侯城緣陵。城郟而不果。僖十三年傳曰。散亂也。桓德衰矣。城郟而不果。僖十三年六年。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狄侵衛。又侵鄭。僖十年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狄侵衛。又侵鄭。僖十年三年。侵衛。十而不能遏。魯滅項。雖討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服之矣。僖十七年魯滅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聲姜以公故。又其甚也。身沒未幾。會齊侯于平公。至自會。

而曹衛邾之師已見伐矣。

僖十七年。十二月。齊侯小白卒。十八年。正月。

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五月。宋師及齊師戰于鄆。齊師敗績。

若晉文之譎

其視齊桓之正。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

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

而假一事示之禮。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不知義。未安

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而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曰。示云者。表而揚之。以夸衆也。故一朝

王之頃。而遽請隧焉。

僖十四年。王子帶作難。天

偃言于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是名爲勤王。而王遂殺大叔。定襄王。請隧。弗許。



實窺大物也。陽樊不服，則圍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陽

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此誰非王之媼親。其俘之也。原不服，又圍之。名雖

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霸莫盛於桓文。然

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故能屈人之力而無

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怨，文王

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為何如哉。臣故略叙其事

以信孟子之說。

荀子曰：粹而王，粹謂純全也駁而霸。駁雜也

臣按荀卿以粹駁二字而為王霸之分，亦可謂知言者也。蓋粹然出於仁義者，王也；仁而雜以

不仁，義而雜以不義者，霸也。王者純乎道德，而

霸者雜以功利，此其所以異也。荀卿之論王霸

非一，獨此為當於理。他如隆禮尊賢重法愛民

之別，敬日敬時之分，皆非是，故弗取焉。

董仲舒曰：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伯讀曰霸為其

先詐力而後仁義也。

臣按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霸者，惟仲舒為然。

蓋仁人者，知正義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

道而已，功之成否不計也。義謂天下合宜之理。



道謂天下通行之路。其實一也。霸者則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卹。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至本朝程顥。又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於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逕之中。而卒不可入堯舜之道。顥之言與孟子仲舒實相表裏。故錄云  
以上論王道霸術之異

大學衍義卷之十四

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聖賢觀人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放齊。順也。時。是也。庸。用也。

曰。胤子朱啓明。胤。子朱。竟之。嗣子丹朱也。啓。帝。臣名。胤。子。朱。啓。明。胤。子。朱。竟。之。嗣。子。丹。朱。也。啓。明。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

曰。吁。嚚訟可乎。吁。者。歎。其。嚚。訟。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不。然。之。辭。爭。辯。也。可。乎。言。不。可。用。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采。事。驩。兜。臣。名。四。凶。也。都。美。也。共。也。驩。兜。臣。名。四。凶。也。都。美。也。共。也。

寬於知人  
嚴於知子  
堯之所以  
如天







居之地嬪于虞嬪婦也。使為婦于虞氏之家也。帝曰。欽哉。此戒二女之辭。使敬其為

臣按帝堯始問若時登庸之人。而放齊以胤子朱對。又問若采之人。而驩兜以共工對。又問可以治水之人。而四岳以鯀對。丹朱之慢遊傲虐。與共鯀之凶。此不當舉而舉之者也。後問可以異位之人。而四岳以舜對。此當舉而舉之者也。堯於其不當舉者則吁而歎之。於朱知其器訟於共工知其靜言庸違。於鯀知其方命圯族。而於其當舉者則俞而然之。既問其為人。又妻以

二女。方放齊驩兜之舉。何異後世庸闇之朝。姦邪小人自相汲引者。惟堯之明德。如日中天。萬象畢照。片言之發。洞中隱微。有不能以遁者。此其所以為聖歟。然於朱於共工則不用。而於鯀則用之者。蓋前二者輔相之任。所貴者德。此則治水之任。所取者材。鯀雖狠愎自用。而以治水言之。則未有過之者。故卒從眾言而命之。此又可見聖人雖智周萬物。而不自用其智也。至於舜在側微。潛德隱行。何由徹於廟堂之上。而岳言一發。堯即然之。曰。吾固聞之矣。然必問其德



之詳而以二女試之。又可見聖人之明。雖足以知之。然猶考之衆言之公。試以行事之實。故無後世徇名之弊。而有為天下得人之功。雖然。人主欲以堯為法。將何所用力哉。曰明其德而已。蓋堯之知人。不可學而能。堯之明德。可以學而至。格物致知於天下之理無所疑。勝私室欲於天下之物無所蔽。此所以明其德也。明其德者。知人之本也。有天下者可不勉諸。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威若時。惟帝其難之。咸皆也。若如也。時是也。言皆如所言。雖堯帝亦以為難。故先歎而後言也。知人則哲。能

官人。哲。智也。安民則惠。惠。愛也。黎民懷之。懷。謂心服也。能哲而

惠。何憂乎驩兜。四凶之一。何遷乎有苗。遷。徙也。三苗之君。昏迷不恭者也。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巧。好也。令。善也。孔。甚也。壬者。包藏姦慝之意。說者謂指共

工而言。四凶不言。蘇者。禹為親者諱。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何。

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有九德。亦言其人

曰。寬而栗。寬。洪而莊。栗。莊栗也。柔而立。柔。順也。立。有植立也。愿而恭。愿。慤而溫和也。亂

而敬。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擾而毅。擾。順也。毅。果毅也。直而溫。正直而溫和也。簡

而廉。簡。約而廉。隅。剛而塞。塞。實也。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堅彊而能合義也。彰厥

有常。吉哉。彰。顯也。久而不變。日宣三德。宣。達也。夙夜浚

明有家。浚。治也。謂大夫。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亮。明也。采。事也。



有邦謂諸侯。翁受敷施也。翁合。九德咸事也。咸皆。俊又在官俊賢。

也。有治人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官也。僚以人言。工以事言。師師謂

更相師法。惟時言百撫于五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

工之事各得其時庶績其凝。庶衆也。績功也。凝者成而堅定之意。

於四季庶績其凝。臣按臯陶陳謨于舜以知人安民為要禹謂二

者雖帝堯且猶難之蓋知人者智之事也安民

者仁之事也知人則官得其職安民則民懷其

惠合智與仁二者兼盡則雖有姦邪小人不足

畏矣凡姦邪之所以害事者以人君不知其為

姦邪也苟誠知之如驩兜未放有苗未竄共工

未流彼安能肆其惡哉故深歎其難而不敢易

也臯陶則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

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

之要也人之行凡有九德言人之有德者必觀

其行事如何蓋德者事之本事者德之施徒曰

有德而不見之事則德為虛言矣此又知人之

要也自寬而栗而下其目凡九或以剛濟柔或

以柔濟剛渾全而無偏弊然後為成德觀其德

之成與否而人才之優劣判矣此又知人之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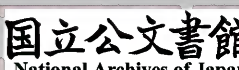
也先儒謂自寬至強皆所稟之性自栗至乂乃

也



學問之力。此說得之。然有德者又貴乎常而不變。若勉於暫不能持之久。亦不足以言德矣。故孔子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人君能顯用有常之士。則為國之福。故曰彰厥有常。吉哉。以常與不常觀之。其有常者為君子。不能常者為小人。是又知人之要也。然人之於九德不能皆全。或有其三。或有其六。惟上所用爾。有三德者。日宣達之。無使沈滯。則其人朝夕浚治而光明。可任大夫之職矣。有六德者。日尊嚴而祇敬之。無或忽慢。則其人精明通達。可任諸侯之職矣。

天下未嘗無才。上之人有以淬勵興起之。則下亦凜雪精神以應其求。不然則頽靡昏惰。安得有浚明亮采之氣象邪。然三德之為大夫。六德之為諸侯。亦言其大法爾。非必以數拘也。天子者。一。世。人才之。宗主也。九德之中。苟有其一。皆當兼收竝蓄。分布而用之。使各隨所長而施於事。則百官皆賢。而互相觀法。百工皆治。而不失其時矣。夫五辰在天。而此以撫言者。天人一本。人事順。則天道亦順也。凝者。凝定。堅久之謂。成功非難。而堅久為難。惟眾賢畢用。百職具備。則





其功可以堅久矣。九德之名自臯陶始。其後周公告成王亦欲其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蓋古之論人者必貴於有德。後世之主或以材能取人而不稽諸德行。故有才無德之小人得以自售。其不敗事者幾希。臯陶之言真萬世知人之法也。

子曰。視其所以。所以所為也。觀其所由。所由所從也。察其所安。所安所存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隱也。

臣按此聖門觀人之法也。凡人所為皆有偶合於善者。必觀其所從來。其為義邪。為利邪。若其

本心實主於義。則其善出於誠。可以為善矣。若其本心實主於利。則其善也非出於誠。又安得為善乎。然有所從雖善而非其心之所安者。苟未能安焉。則富貴可以淫。貧賤可以移。威武可以屈。不能保其常不變也。然則若之何為安。曰猶水之寒。猶火之熱。自然而不可易。猶饑之食。猶渴之飲。必然而不可已。夫然後謂之安。夫以孔子之聖。其於人也。以視為未足。而復觀之。以觀為未足。而復察之。然後人之情偽不得而隱。况聖未如孔子者。可以知人為易乎。雖然。視也。



觀也。察也。出於我者也。苟我之心未能至公而無私。至明而不惑。其於人之情偽。焉能有見乎。以人君言之。一身而照臨百官。正邪忠佞。雜然吾前。豈易辨哉。必也清其天君。如鑑之明。如水之止。以爲臨下燭物之本。然後於人之所由所安。庶乎其得之矣。此又人君所當知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黨類也。觀過。斯知仁矣。過謂失誤也。

也。仁。謂本心之德也。

臣按。此亦聖門觀人之法。先儒以爲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

過於愛。小人過於忍。以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若夫爲人君者。尤當因臣下之過而察其心。如愛君而極諫。不無狂訐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愛民而違命。不無矯拂之過。要其用心。非仁乎。取其仁而略其過。可也。若姦邪之臣。巧於揜覆。未必有過之可指。然其心何如哉。凡此皆觀人之一端。以類求之。莫不然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臣按此因宰予晝寢而言蓋予之為人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謂始也聽人之言即信其行今也聽人之言必觀其行蓋因予而改此失也家語亦曰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夫以孔子之於門人高弟朝夕與處其正邪賢否安能逃聖鑒哉猶必觀其行而後誠偽可見况人君之尊其與臣下接固有時矣而欲以一應對之頃察知其心術不亦難哉故敷奏必以言而明試必以功此自堯舜以來不易之法也夫巧言如簧詩人刺之利口覆邦聖人所惡有言者不必有德

而佞者不知其仁故漢文悅嗇夫之對拜為上

林令而張釋之爭之以為絳侯周東陽侯張相

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

夫喋喋利口哉今以其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

下隨風而靡文帝乃止當是時將相大臣皆少

文多質議論務在忠厚恥言人之過失迄成醇

厚之俗其後武帝之於江充唐文宗之於鄭注

皆以應對敏捷悅而信之巫蠱甘露之禍幾至

亡國臣故因宰予之事及之以見聽言觀行之

訓為不可易也



子游為武城宰。言偃字子游孔子弟子子曰女得人焉

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澹臺姓。滅明名。行不由徑。徑路之小。而捷者。

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公事如鄉飲鄉射讀法之類。

臣按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而知

澹臺之賢蓋二者雖若細行因而推之行且不

由徑其行已也肯枉道而欲速乎非公事且不

至其室其事上也肯阿意以求悅乎子游以一

邑宰其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為天子擇

百僚人主為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故

王素之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而

司馬光之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為之必如

是然後剛方正大之士進而奔競諂諛之風息

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

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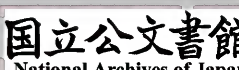
之

臣按此論觀人於一鄉者當如是也推之於國

於天下亦莫不然夫人之善否不同而好惡亦

異故善者不善之所仇而不善者亦善人之所

弗與也若人無善否翕然好之則是雷同干譽





者之所爲。孟子所謂鄉原者也。若人無善否翕然惡之。雖未見所以致之之由。然其人亦可知矣。故必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是其制行之美。有以取信於君子。而立心之直。又不苟同於小人。則其爲賢者必矣。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而中常侍日之曰鈞黨。裴度之爲人。天下仰其勲德。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者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未必上徹。惡者雖少。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每至於易位也。爲人君者將奈何。曰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公論皆得上聞。而姦邪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臣按好惡善惡雖人性之本然而違道之譽求全之毀亦世之所有故不可以不察也。匡章之不孝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曰此父子責善之過爾。非不孝也。仲子之廉亦人所共稱也。而孟子則責其避兄離母之罪。曰此烏能廉哉。是是非非之大致固若黑白之了然而其似是而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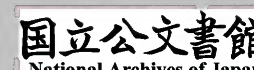
似非而是者則常人之所易惑也。不有聖賢原情於疑似之中。考實於曖昧之際。烏能適其當乎。自人君言之。必如齊威王之烹阿封即墨。然後為能察是非之實。不然則未有不以毀譽而亂真者。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巧。好也。令。善也。鮮。少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剛者。堅強也。毅者。果毅也。木者。質樸也。訥者。遲鈍也。

臣按。巧言令色之人。以虛偽勝。故鮮仁。剛毅木訥之人。以質實勝。故近仁。仁者本心之全德。必致知必力行。然後能造乎其地。豈剛果樸鈍所能遽得哉。然誠而不偽。質而不華。則其本心未失。於仁為不遠矣。故曰近仁。若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求以悅人。則其偽而不誠。華而不實。去本心也遠矣。其能為仁者幾希。兩章之言。實相表裏。由後世觀之。安劉氏者。乃惟鈍木強之。周勃而令色。諛言如董賢者。卒以禍漢室焉。勃未得為仁人也。而忠誠徇國。惟一無二。其質近乎仁矣。惜其不學。故止於是焉。若賢則不仁之尤者也。然樸忠之言難合。而巧佞之士易親。故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呼。

不仁者往往得志於世。治亂存亡。常必由此。嗚呼。





呼。人。主。其。亦。謹。所。擇。哉。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臣按。易之大傳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詘。此因言觀人之法也。爲人君者尤當知之。蓋人之將爲惡也。必有愧於中。故其辭慙。見理不明。中心眩惑。故其辭枝。枝。謂支離而多端也。端。良易直之人。言不苟發。故簡而寡。狂妄躁急之人。言常輕發。故繁而多。誣毀善良。中懷羞惡。故其辭游揚而不確。操守不堅。

奪於利害。故其辭困屈而易窮。有諸中必形諸外。不可揜也。故不知言。則無以知人。雖然。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敷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誤哉。惟人君於此。知吉人之辭簡而當理。非緘默不言之謂。躁人之辭繁而悖理。非敷陳無隱之謂。於近似之中。察其甚不同。然後爲真知言者矣。大傳之言。與此章同出於孔子。故併論焉。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



臣按君子之心與物為公。故周而不比。小人之心惟已。是私。故比而不周。

子曰君子懷德。懷。思念也。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臣按君子所好者善。故懷德。小人所志者利。故懷土。君子所畏者法。故懷刑。小人所徇者利。故懷惠。懷者常存於心之謂。

子曰君子坦蕩蕩。坦。平夷也。蕩。蕩。寬廣貌。小人長戚戚。

臣按君子安於義理。故常坦然而自得之意。小人役於物欲。故常戚然懷不足之憂。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臣按君子之心好善。故惟恐人之不為善。惡則沮而敗之。成人之善。則不成人之惡矣。成人之惡。則不成人之善矣。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臣按君子之於人。以可否相濟。故和而不同。小人之於人。以朋比相親。故同而不和。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臣按君子之心平恕。故易事。其情正大。故難說。



惟其平恕。故使人各取其所長。小人之心刻劾。故難事。其情偏私。故易說。惟其刻劾。故用人必責其全備。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臣按。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矜肆而不安舒。泰者心廣而體胖。驕者意盈而氣盛。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臣按。君子以窮理為事故。日進乎高明。小人以徇欲為事故。日究於汙下。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臣按。君子自責而不責人。故求諸己。小人責人而不自責。故求諸人。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臣按。君子所存者大。故不可以小事測知。而可以當大事。小人局於狹小。其長易見。故不可以任大。而可以小知。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猶曉也

臣按。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君子之心。



惟知有義。故於義見得分明。小人之心。惟知有利。故於利無不通曉。自比周而下。凡十有一章。皆言君子小人所為之相反。而其大端不越於公私義利而已。孔子之指。欲學者知君子小人之分。而審其取舍之幾。臣今於此。欲人主知君子小人之辨。而致謹於用舍之際。聖人之言。蓋無適而不宜也。嗚呼。自昔姦邪小人之所以為天下禍者。雖非一端。然未有不以私與利為之者。利即私也。私即利也。苟利其身。雖君父之安危弗顧也。苟利其家。雖社稷之存亡弗恤也。然

則人主於平時用舍之際。其可不察諸此乎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猶舉主

主之

臣按。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近臣而賢。必能舉遠臣之賢者。遠臣而賢。亦必有近臣之賢者。以舉之。故觀其所舉之賢否。則近臣之為人可知。觀其舉者之賢否。則遠臣之為人可知。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目之瞳子也。眸子不能

掩其惡。曾中正。則眸子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臣按。目者精神之所發。而言者心術之所形。故審其言之邪正。驗其目之明昧。而其人之賢否。不可掩焉。此觀人之一法也。

魏文侯問置相於李克。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爲。貧視其所不取。

臣按。文侯問擇相。而李克以此五者爲言。蓋居而不妄親。所親者必賢。富而不妄與。所與者必當。達而不妄舉。所舉者必善。雖窮困而不爲非義之事。雖貧匱而不取非義之財。兼此五者。非君子不能。故可以當大臣宰相之任。李克此言。

亦庶幾得觀人之要矣。是時有魏成者。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什一在內。是以得卜子夏。由子方。段干木而進之。文侯皆以爲師。李克之言。雖非專爲成發。然非成莫能當者。故文侯卒相之。後之論相者。其尚有考焉。

以上論聖賢觀人之法。臣按。朱熹有言。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嘗思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



柔必闇。闇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蟲。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

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臣謂熹之言。深有得於大易微旨。人主以是觀人。思過半矣。故附著焉。

大學衍義卷之十五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大學衍義卷之十六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帝王知人之事

漢高帝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戇。少者

之少。戇。謂愚而直也。言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

陵之為人稍愚直也。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



為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惠帝二年，蕭何薨，曹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為相三年，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

臣按：此以參代何之驗。

五年，曹參薨，明年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用勃為太尉。此盡用高帝垂沒之言也。七年，惠帝崩，太后臨朝稱制。高后元年，議立諸呂為王，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平，勃對曰：可。太后喜，罷朝。陵

鐵筆

不可則止  
陵古大臣  
也

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噓血盟，諸君不在邪？今王呂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漢初承戰國餘習，臣陵無以應之。太后以陵為太傅，實奪之相權。陵遂病免歸。

士豫附必  
不可少故

臣按：陵之爭王，諸呂戇也。平不爭而許之，智也。七年，諸呂擅權用事，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嘗燕居深念。陸賈見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臣按平非勃不能獨濟大事。此難獨任也。

八年太后崩諸呂欲為亂太后崩諸呂不敢亂此其賢于則天處當是時趙王呂祿梁王呂

產將兵居南北軍。太尉勃不得入中軍主兵。酈商子

寄與呂祿善。絳侯乃與丞相平謀使人劫酈商令其

子寄給說呂祿歸將印以兵屬太尉。太尉遂將北軍。

然尚有南軍丞相平乃召朱虛侯章佐太尉遂誅諸

呂立文帝。

臣按此安劉必勃之驗也。高帝論蕭曹平勃諸人考其始終無一或差者。蓋帝之性既明達而又更事履變之久。其於羣臣之材行皆嘗斟酌

此語是致知在格物註

而劑量之。故所以為後人計者幾無遺策。後之

論者以知人善任使稱之信矣。若繼世之君不

若帝之明達。又不若帝更嘗之多。苟能躬覽萬

機以究事情之利害。日接羣臣以察人材之長

短。若漢宣帝聽政之日。令丞相以下各奉職而

進。明陳其職以考功能。是亦知人之方也。若夫

深居高拱。於事未嘗有裁決之勤。淵默寡言。於

人未嘗有叩擊之素。舍功能之實。信毀譽之偏。

而欲用舍之間各當其任。難矣。故人主上必如

堯。次必如高帝。又其次必如孝宣。庶幾可語知



人之事。不然非所聞也。

孝文帝後元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以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劉禮爲將軍。次霸上。徐厲爲將軍。次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也。彀。張。先驅至不得入。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營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天子按轡徐行至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

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軍。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匈奴遠塞。漢兵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孝景帝二年。吳楚等七國皆反。初文帝戒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七國反。上乃拜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凡三月。皆破滅。三年。以亞夫爲丞相。其後上廢栗太子。亞夫爭之。不能得。上由此疏之。

竇太后言皇后兄信可侯。上與丞相議。亞夫曰。高皇



不可則止

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帝默然止。其後匈奴王徐盧等六人降。帝欲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何以責人。臣不能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免。後元年。帝居禁中。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切肉。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食取箸。上視而笑。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謝。因總出。上目送之。曰。此鞅鞅非少主臣。俄以事下吏。獄吏以反誣之。亞夫不食死。

臣按人之度量相去豈不遠哉。方亞夫之軍細柳也。持軍之嚴。雖人主無所屈。文帝乃以是知之。曰。緩急真可將也。其後作相。因事數諫。積忤上心。景帝以是疑之。曰。鞅鞅非少主臣也。細柳之事。尚在孝景時。則亞夫必以傲上誅。尚何兵之可將。使其得相文帝。盡忠論諫。則必以社稷臣目之。二帝之度量相去不同如此。其所以然者。文帝不以拂己為忤。景帝專以適己為悅。故也。故人君欲真知臣下之賢否。其必自去私意始。



漢武帝末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為昭帝又以桑弘羊為御史大夫其後桀父子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欲其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桀等皆與旦通謀且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肄試也郎羽林者宿衛之士都肄猶言大閱也道上稱趣道路也天子出稱警入稱趨又擅調益幕府校尉調益謂增置也校尉幕府之屬也此言光僭

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入宿衛察姦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司與伺通用出沐謂休沐也桀欲從中下其事弘

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廣明地名都郎即前都試郎羽林也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言燕去京師遠十日內事燕王何由便知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言將軍大權在手若欲為非不須增置校尉方可舉事也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亡謂逃也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謂不須窮竟也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

識桀詐更善抑光以

帝王知人之事



全光愈不  
可及矣

大學衍義

卷十六

六

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唐李德裕論曰。人君之德莫太於至明。至明以照  
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慚德  
矣。成王聞管蔡流言。使周公狼跋而東。所謂執狐  
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  
不足侔矣。

臣按武帝託孤於霍光善矣。而又參之以上官  
桀。桑弘羊是知人之明。有愧於高帝也。桀等皆  
姦邪嗜利之徒。外交藩王而內結貴主。非昭帝  
天性夙成。能知光為忠臣而保持之。使桀等得

志其禍可勝言哉。是昭帝知人之明。反過於孝  
武也。然孝武不立燕廣陵。燕王旦。廣陵王胥。而立昭帝。  
是明於知子。不屬田千秋輩而屬霍光。是明於  
知臣。而乃失之桀等者。桀以諂進。弘羊以利合。  
故也。傳曰。播糠眯目。天地為之易位。故人君必  
先正其心。不為諂惑。不為利動。然後可以辨羣  
臣之邪正矣。

唐明皇之在蜀也。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皇幸蜀。

給事中裴士淹

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  
瑄為將。帝曰。非破賊才也。若姚崇在。賊不足滅。至宋

大學衍義

卷十六

帝王知人之事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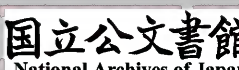
璟曰彼賣直以取名爾。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李林甫曰是子妬賢疾能無與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帝默不應。

臣按明皇之爲人也異哉。以爲闇邪。則其評房瑄評姚崇評李林甫何其言之當也。以爲明邪。則其評宋璟抑何言之戾也。璟之忠誠端亮。爲開元輔相第一。帝乃以賣直取名目之。蓋璟以直道事君。屢拂上意。故一斥不復用。至是猶有餘怒焉。若林甫之妬賢疾能。帝非不知者。而乃用之終其身。由璟不苟合。林甫苟合故也。然則

人主一有好同惡異之心。則私意行而賢否亂。雖有英明之資。卒蹈闇繆之失。如明皇者。豈可不戒也哉。

唐德宗時。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擢秘書郎。藩後事憲宗。爲元和賢相。

臣按德宗知人之明。最爲所短。故於盧杞則不覺其姦邪。於姜公輔則疑其賣直。李晟之勳。陸贄之忠。則疎斥之。擯廢之。裴延齡之欺罔。韋渠牟之躁劣。則親信之。寄任之。以佞爲忠。以直爲





狂未有甚焉者也。顧能於舉目之頃而識李藩。蓋當是時未有私見之汨故也。若盧杞姜公輔諸人則有愛惡之私焉。故識鑒之昏明若是其異也。傳曰。公生明偏生闇。使德宗持心之平。無所適莫。常如見李藩之時。則於諸臣之邪正。必不至易位矣。後之人主可不戒諸。

憲宗元和中。裴度平蔡。還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利幸。嘗論臣事君。當勵善底公。朕惡夫植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有無徒者。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外似中實。遠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帝曰。言者大抵若是。朕豈易辨之。度退。喜曰。上以為難辨。則易。上以為易。辨則難。君子小人行判矣。已而卒為异鎛所構。出為河中節度使。

臣按憲宗剛明果斷。能用忠謀。不惑羣議。以建中興之烈。是豈不知人者。蔡功既成。侈心遂熾。於是正邪始易位矣。由异鎛輩善於治財。有以供其侈用。故也。傳曰。利令智昏。信哉。不然。則以裴度之堂堂忠節。視异鎛輩之瑣瑣姦諛。雖不辨白黑者。亦能知其為正邪之分也。天資如憲宗。猶以利欲掩其明。是故人君不可無正心之。



學

武宗卽位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辨羣臣邪正二者勢不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爲朋不言更可息黨贊皇殊未超然先帝深知朋黨之患而所用皆朋黨之人良由執心不定故姦邪得乘間而入也

臣按德裕在文宗朝與李宗閔迭爲宰相而德裕卒爲宗閔所傾以文宗不能辨邪正也及相

武宗深陳二者之辨而武宗能聽之故德裕得效其忠謀會昌之功幾於元和由武宗能辨其邪正故也德裕松柏藤蘿之辨此善喻也蓋正人以直道自將雖於人主猶無所容悅况肯他有依憑以進乎邪人以枉道求合故權臣用事則附權臣近習得志則附近習妃嬪有寵則附妃嬪卑猥鄙賤無所不至德裕此言足以判正邪之情狀矣近世名臣張浚又推而廣之以爲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求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



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之。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浮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辭氣柔佞，切切然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幾其可以槩見矣。臣謂人主欲知羣臣之邪正，惟以德裕浚之言參而考之，則亦何難辨之有。然德裕所謂邪人，競爲朋黨，獨不思君子其無同類矣乎。或以朋黨議我矣。必如裴度曰：君子之徒同德，小人之徒同惡，則爲得之。此德裕之所以不及度也。

以上論帝王知人之事

大學衍義卷之十六



大學衍義卷之十七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姦雄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晉國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

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亦特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

射羿善棄武羅伯困熊髡



尤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

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樂之以遊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詐信浞羿猶

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家眾寒浞之私黨也。烹鬻也。殺

羿而鬻食之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使羿無從

禽之荒。則茲心未愾。猶有時而覺也。故又虞羿

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

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

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

盜如寒浞者。况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

戒。曰無逸游。無耽樂。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湛。音

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國之事也田乞事齊景公為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大斗。

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眾心。宗族



惟其言近  
似故竊權  
靡甚

益彊。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為晏孺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乞卒。子諡釐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是為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三氏。皆齊大家。及公族之疆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安平琅琊皆邑名。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子諡成子盤立。使其

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和立為齊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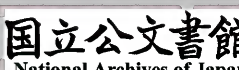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略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

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在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



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  
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  
得擅。則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竊國  
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  
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於是  
田乞因主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  
之大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代立。既專  
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君而人  
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揃滅。而人莫敢問。越再  
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  
既久。則不可為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  
至於篡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  
臣易世則危。蓋言顯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  
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  
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季武子。名宿。其子季  
平子。名意如。逐昭公。至於鳳莽操不之於漢。王鳳。專政。歷  
莽篡位。曹操專政。至子懿。師昭。炎之於魏。懿始  
不篡位。是為魏文帝。皆以其漸取之。  
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封  
晉王。昭子炎篡位。是為武帝。





推原本末由其不早辨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爲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

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爲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而請呂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爲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三日薨。諡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三年薨。太子政



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謂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既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而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

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既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



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爲太子遂以黃代莘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二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毋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爲恭儉成帝封莽爲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勅爵位

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爲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爲激發之行處之不慙也愆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爲大司馬莽之諸父也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立根四人皆爲大司馬而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爲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卽位以爭傳太后稱尊號事遣就國

臣按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



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為後。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傳讀曰附。陰益而引致之。令入於罪。**莽**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斬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莽**欲有

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眾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已之權。而可以行已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任芝**之於**杜佑**。其術略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內荏為穿窬之盜。蓋外為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有所為。微示風指。及其得請。



則涕泣固辭。姦偽至此。雖明君未能遽察。况易欺之母后。與易惑之眾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宗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戶為太傅。賜安漢公。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也。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

省小事。令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顛國。顛則惟吾之所欲為。雖奪人之國。莫與爭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其故萬端。旁側長御謂太后宮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



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媚於內之故智也  
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  
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  
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  
女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  
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材下不宜  
與眾女竝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  
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大  
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

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  
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  
選眾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  
后後又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顛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  
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  
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  
一出於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  
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  
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爲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有意育材致賢爲國家計也。

羣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

九錫者。車馬。衣服。樂垂。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距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卽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

故事云

莽先所白遣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爲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醜之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爲皇太子。號曰孺子。後



又稱符命。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間。勤勞國家。動見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僞。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慎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臣按古今篡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



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顯兵柄。司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篡晉也，似操。楊堅之篡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豹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為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兔，其媚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人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為難察。臣故略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魑魅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

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卷之十七

大學

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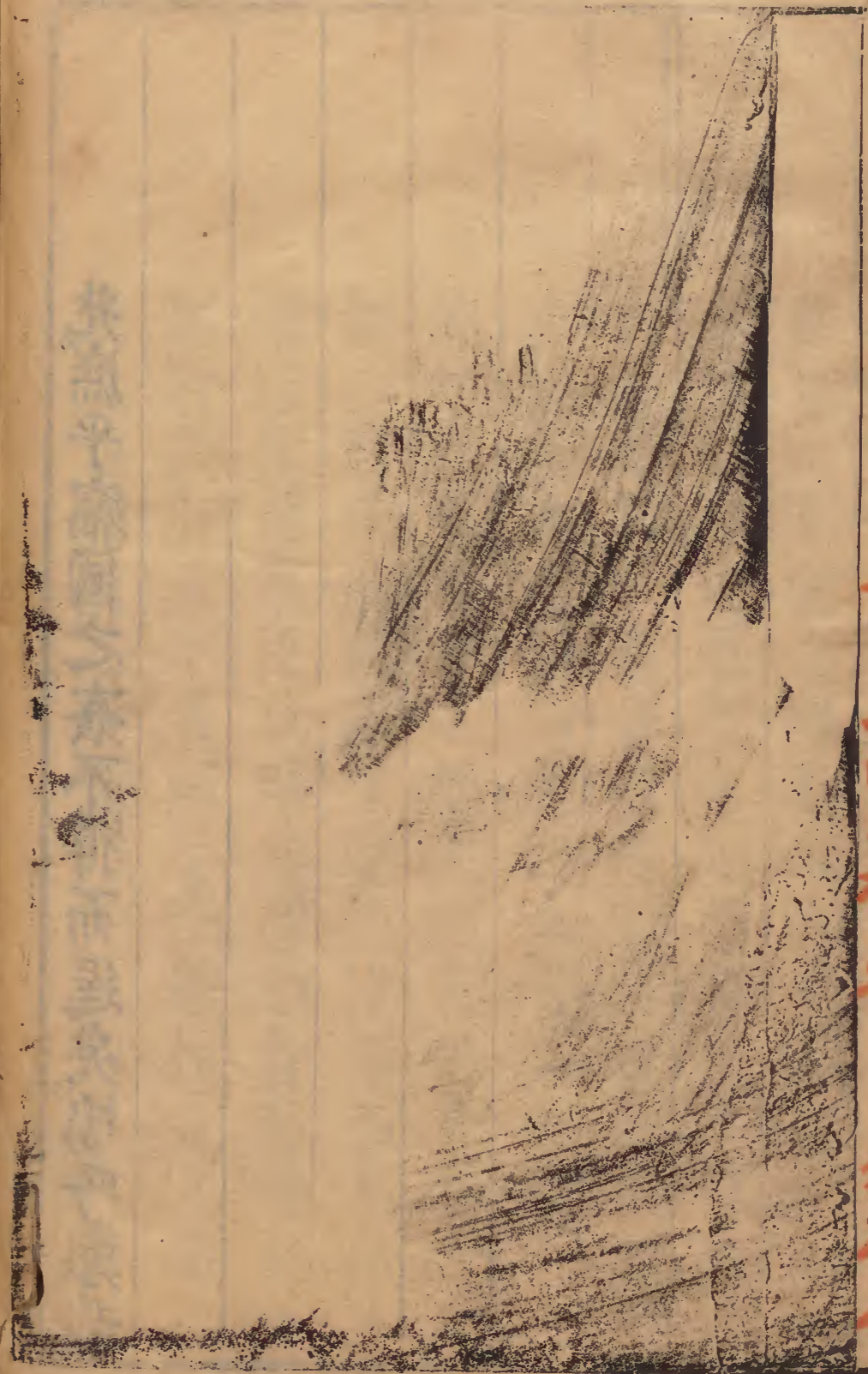
姦雄竊國之術

三



戊午八月二十六日一覽加米

林學全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scribbled area,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characters are faint and difficult to decipher, but appear to be arranged in a single column.

